

后 周

##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

【后周纪一】起重光大渊献，尽玄默困敦八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### 太祖圣神恭肃文孝皇帝上

广顺元年（辛亥，公元九五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卯，汉太后下诰，授监国符宝，即皇帝位。监国自皋门入宫，即位于崇元殿，制曰：“朕周室之裔，虢叔之后，国号宜曰周。”改元，大赦。杨邠、史弘肇、王章等皆赠官，官为敛葬，仍访其子孙叙用之。凡仓场、库务掌纳官吏，无得收斗馀、称耗。旧所羨馀物，悉罢之。犯窃盗及奸者，并依晋天福元年以前刑名，罪人非反逆，无得诛及亲族，籍没家赀。唐庄宗、明宗、晋高祖各置守陵十房，汉高祖陵职员、宫人，时月荐享及守陵户并如故。初，唐衰，多盗，不用律文，更定峻法，窃盗赃三匹者死。晋天福中，加至五匹。奸有夫妇人，无问强、和，男女并死。汉法，窃盗一钱以上皆死。

又罪非反逆，往往族诛、籍没，故帝即位，首革其弊。

初，杨邠以功臣、国戚为方镇者多不闲吏事，乃以三司军将补都押牙、孔目官、内知客，其人自恃敕补，多专横，节度使不能制，至是悉罢之。帝命史弘肇亲吏上党李崇矩访弘肇亲族，崇矩言：“弘肇弟弘福今存。”初，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货之籍，由是尽得其产，皆以授弘福。帝贤之，使隶皇子荣帐下。

戊辰，以前复州防御使王彦超权武宁节度使。

汉李太后迁居西宫，己巳，上尊号曰昭圣皇太后。

开封尹兼中书令刘勋卒。

癸酉，加王峻同平章事。

以卫尉卿刘皞主汉隐帝之丧。

初，河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崇闻隐帝遇害，欲举兵南向，闻迎立湘阴公，乃止，曰：“吾儿为帝，吾又何求！”太原少尹李骧阴说崇曰：“观郭公之心，终欲自取，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，据孟津，俟徐州相公即位，然后还镇，则郭公不敢动矣。不然，且为所卖。”崇怒曰：“腐儒，欲离间吾父子！”命左右曳出斩之。骧呼曰：“吾负经济之才而为愚人谋事，死固甘心！家有老妻，愿与之同死。”崇并其妻杀之，且奏于朝廷，示无二心。及赟废，崇乃遣使请赟归晋阳。诏报以“湘阴公比在宋州，今方取归京师，必令得所，公勿以为忧。公能同力相辅，当加王爵，永镇河东。”巩廷美、杨温闻

湘阴公赧失位，奉赧妃董氏据徐州拒守，以俟河东援兵，帝使赧以书谕之。廷美、温欲降而惧死，帝复遗赧书曰：“爰念斯人尽心于主，足以赏其忠义，何由责以悔尤，俟新节度使入城，当各除刺史，公可更以委曲示之。”

契丹之攻内丘也，死伤颇多，又值月食，军中多妖异，契丹主惧，不敢深入，引兵还，遣使请和于汉。会汉亡，安国节度使刘词送其使者诣大梁，帝遣左千牛卫将军朱宪报聘，且叙革命之由，以金器、玉带赠之。

帝以鄴都镇抚河北，控制契丹，欲以腹心处之。乙亥，以宁江节度使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为鄴都留守、天雄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领军如故，仍以侍卫司从赴镇。

丙子，帝帅百官诣西宫，为汉隐帝举哀成服，皆如天子礼。

慕容彦超遣使入贡，帝虑其疑惧，赐诏慰安之，曰：“今兄事已至此，言不欲繁，望弟扶持，同安亿兆。”

戊寅，杀湘阳公于宋州。

是日，刘崇即皇帝位于晋阳，仍用乾祐年号，所有者并、汾、忻、代、岚、宪、隆、蔚、沁、辽、麟、石十二州之地。以节度判官郑珙为中书侍郎，观察判官荥阳赵华为户部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以次子承钧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、太原尹，以节度副使李存瑰为代州防御使，

裨将武安张元徽为马步军都指挥使，陈光裕为宣徽使。

北汉主谓李存瑰、张元徽曰：“朕以高祖之业，一朝坠地，今日位号，不得已而称之。顾我是何天子，汝曹是何节度使邪！”由是不建宗庙，祭祀如家人，宰相俸钱月止百缗，节度使止三十缗，自馀薄有资给而已，故其国中少廉吏。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尝为直省官，颇谙故事，北汉朝廷制度，皆出于光美。北汉主闻湘阴公死，哭曰：“吾不用忠臣之言，以至于此！”为李骧立祠，岁时祭之。

己卯，以太师冯道为中书令，加窦贞固侍中，苏禹珪司空。

王彦超奏遣使赍敕诣徐州，玠廷美等犹豫不肯启关，诏进兵攻之。

帝谓王峻曰：“朕起于寒微，备尝艰苦，遭时丧乱，一旦为帝王，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！”命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，庚辰，下诏悉罢之。其诏略曰：“所奉止于朕躬，所损被于庶。”又曰：“积于有司之中，甚为无用之物。”又诏曰：“朕生长军旅，不亲学问，未知治天下之道，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，各具封事以闻，咸宜直书，勿事辞藻。”帝以苏逢吉之第赐王峻，峻曰：“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！”辞而不处。

初，契丹主北归，横海节度使潘聿撚弃镇随之，契

丹主以聿撚为西南路招讨使。及北汉主立，契丹主使聿撚遗刘承钧书。北汉主使承钧复书，称：“本朝沦亡，绍袭帝位，欲循晋室故事，求援北朝。”契丹主大喜。北汉主发兵屯阴地、黄泽、团柏。丁亥，以承钧为招讨使，与副招讨使白从晖、都监李存瑰将步骑万人寇晋州。从晖，吐谷浑人也。

郭崇威更名崇，曹威更名英。

二月，丁酉，以皇子天雄牙内都指挥使荣为镇宁节度使，选朝士为之僚佐，以侍御史王敏为节度判官，右补阙崔颂为观察判官，校书郎王朴为掌书记。颂，协之子；朴，东平人也。

戊戌，北汉兵五道攻晋州，节度使王晏闭城不出。刘承钧以为怯，蚁附登城。晏伏兵奋击，北汉兵死伤者千馀人。承钧遣副兵马使安元宝焚晋州西城，元宝来降。承钧乃移军攻隰州。癸卯，隰州刺史许迁遣步军都指挥使耿继业迎击北汉兵于长寿村，执其将程筠等，杀之。未几，北汉兵攻州城，数日不克，死伤甚众，乃引去。迁，郢州人也。

甲辰，楚王希萼遣掌书记刘光辅入贡于唐。

帝悉出汉宫中宝玉器数十，碎之于庭，曰：“凡为帝王，安用此物！闻汉隐帝日与嬖宠于禁中嬉戏，珍玩不离侧，兹事不远，宜以为鉴！”仍戒左右，自今珍华悦目之物，无得入宫。

丁未，契丹主遣其臣袅骨支与朱宪偕来，贺即位。

戊申，敕前资官各听自便居外州。陈思让未至湖南，马希萼已克长沙。思让留屯郢州，敕召令还。

丁巳，遣尚书左丞田敏使契丹。北汉主遣通事舍人李巩言使于契丹；乞兵为援。

诏加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中书令，遣翰林学士鱼崇谅诣兖州谕指。崇谅，即崇远也。彦超上表谢。三月，壬戌朔，诏报之曰：“向以前朝失德，少主用谗，仓猝之间，召卿赴阙。卿即奔驰应命，信宿至京，救国难而不顾身，闻君召而不俟驾。以至天亡汉祚，兵散梁郊，降将败军，相继而至，卿即便回马首，径返龟阴。为主为时，有终有始。所谓危乱见忠臣之节，疾风知劲草之心。若使为臣者皆能如兹，则有国者谁不欲用！所言朕潜龙河朔之际，平难浚郊之时，缘不奉示喻之言，亦不得差人至行阙。且事主之道，何必如斯！若或二三于汉朝，又安肯忠信于周室！以此为惧，不亦过乎！卿但悉力推心，安民体国，事朕之事，如事故君，不惟黎庶获安，抑亦社稷是赖。但坚表率，未议替移。由衷之诚，言尽于此。”

唐以楚王希萼为天策上将军、武安、武平、静江、宁远节度使兼中书令、楚王，以右仆射孙忌、客省使姚凤为册礼使。

丙寅，遣前淄州刺史陈思让将兵戍磁州，扼黄泽路。楚王希萼既得志，多思旧怨，杀戮无度，昼夜纵酒

荒淫，悉以军府事委马希崇。希崇复多私曲，政刑紊乱。府库既尽于乱兵，籍民财以赏赉士卒，或封其门而取之，士卒犹以不均怨望。虽朗州旧将佐从希萼来者，亦皆不悦，有离心。

刘光辅之入贡于唐也，唐主待之厚，光辅密言：“湖南民疲主骄，可取也。”唐主乃以营屯都虞候边镐为信州刺史，将兵屯袁州，潜图进取。

小门使谢彦颢，本希萼家奴，以首面有宠于希萼，至与妻妾杂坐，恃恩专横。常肩随希崇，或拊其背，希崇衔之。故事，府宴，小门使执兵在门外。希萼使彦颢预坐，或居诸将之上，诸将皆耻之。

希萼以府舍焚荡，命朗州静江指挥使王逵、副使周行逢帅所部兵千余人治之，执役甚劳，又无犒赐，士卒皆怨，窃言曰：“囚免死则役作之。我辈从大王出万死取湖南，何罪而囚役之！且大王终日酣歌，岂知我辈之劳苦乎！”逵、行逢闻多，相谓曰：“众怨深矣，不早为计，祸及吾曹。”壬申旦，帅其众各执长柯斧、白梃，逃归朗州。时希萼醉未醒，左右不敢白。癸酉，始白之。希萼遣湖南指挥使唐师翥将千余人追之，不及，直抵朗州。逵等乘其疲乏，伏兵纵击，士卒死伤殆尽，师翥脱归。逵等黜留后马光赞，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。光惠，希振之子也。寻奉光惠为节度使，逵等与何敬真及诸军指挥使张做参决军府事。希萼具以状言于唐，唐主

遣使以厚赏招谕之。逵等纳其赏，纵其使，不答其诏，唐亦不敢诘也。

王彦超奏克徐州，杀巩廷美等。

北汉李玘言至契丹，契丹主使拽刺梅里报之。

丙子，敕：“朝廷与唐本无仇怨，缘淮军镇，各守疆域，无得纵兵民擅入唐境。商旅往来，无得禁止。”

己卯，潞州送涉县所获北汉将卒二百六十余人，各赐衫袴巾履遣还。

加吴越王弘俶诸道兵马都元帅。

夏，四月，壬辰朔，滨淮州镇上言：“淮南饥民过淮余谷，未敢禁止。”诏曰：“彼之生民，与此何异，宜令州县津铺无得禁止。”

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辞知枢密院，丁未，以前云安榷盐使太原伊审征为通奏使，知枢密院事。审征，蜀高祖妹褒国公主之子也，少与蜀主相亲狎，及知枢密，政之大小悉以咨之。审征亦以经济为己任，而贪侈回邪，与王昭远相表里，蜀政由是浸衰。

吴越王弘俶徙废王弘侗居东府，为筑宫室，治园圃，娱悦之，岁时供馈甚厚。

契丹主遣使如北汉，告以周使田敏来，约岁输钱十万缗。北汉主使郑珙以厚赂谢契丹，自称“侄皇帝致书于叔天授皇帝”，请行册礼。

五月，己巳，遣左金吾将军姚汉英等使于契丹，契

丹留之。辛未，北汉礼部侍郎、同平章事郑珙卒于契丹。

甲戌，义武节度使孙方简避皇考讳，更名方谏。

定难节度使李彝殷遣使奉表于北汉。

六月，辛亥，以枢密使、同平章事王峻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枢密副使、兵部侍郎范质、户部侍郎、判三司李谷为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，谷仍判三司。司徒兼侍中窦贞固、司空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苏禹珪并罢守本官。癸丑，范质参知枢密院事。丁巳，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枢密副使。

初，帝讨河中，已为人望所属。李谷时为转运使，帝数以微言讽之，谷但以人臣尽节为对，帝以是贤之。即位，首用为相。时国家新造，四方多故，王峻夙夜尽心，知无不为，军旅之谋，多所裨益。范质明敏强记，谨守法度。李谷沉毅有器略，在帝前议论，辞气慷慨，善譬谕以开主意。

武平节度使马光惠，愚懦嗜酒，不能服诸将，王逵、周行逢、何敬真谋以辰州刺史庐陵刘言骁勇得蛮夷心，欲迎以为副使。言知逵等难制，曰：“不往，将攻我。”乃单骑赴之。既至，众废光惠，送于唐，推言权武平留后，表求旄节于唐，唐人未许。亦称藩于周。

吴越王弘俶以前内外马步都统军使仁俊无罪，复其官爵。

契丹遣燕王述轧等册命北汉王为大汉神武皇帝，妃

为皇后。北汉主更名旻。

秋，七月，北汉主遣翰林学士博兴卫融等诣契丹谢册礼，且请兵。

八月，壬戌，葬汉隐帝于颖陵。

义武节度使孙方谏入朝，壬子，徙镇国节度使，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为义武留后。又徙建雄节度使于晏镇徐州，以武宁节度使王彦超代之。

戊午，追立故夫人柴氏为皇后。

九月，北汉主遣招讨使李存瑰将兵自团柏入寇。契丹欲引兵会之，与酋长议于九十九泉。诸部皆不欲南寇，契丹主强之。癸亥，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，燕王述轧及伟王之子太宁王沔僧作乱，弑契丹主而立述轧。契丹主德光之子齐王述律逃入南山，诸部奉述律以攻述轧、沔僧，杀之，并其族党。立述律为帝，改元应历。自火神淀入幽州，遣使告于北汉，北汉主遣枢密直学士上党王得中如契丹，贺即位，复以叔父事之，请兵以击晋州。

契丹主年少，好游戏，不亲国事，每夜酣饮，达旦乃寐，日中方起，国人谓之睡王。后更名明。

壬申，蜀以吏部尚书、御史中丞范仁恕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。

楚王希萼既克长沙，不赏许可琼，疑可琼怨望，出为蒙州刺史。遣马步都指挥使徐威、左右军马步使陈敬迁、水军都指挥使鲁公馆、牙内侍卫指挥使陆孟俊帅部

兵立寨于城西北隅，以备朗兵。不存抚役者，将卒皆怨怒，谋作乱。希崇知其谋，戊寅，希萼宴将吏，徐威等不预，希崇亦辞疾不至。威等使人先驱蹠啮马十馀入府，自帅其徒执斧斤、白梃，声言繫马，奄至座上，纵横击人，颠踣满地。希萼逾垣走，威等执囚之。执谢彦颙，自顶及踵剉之。立希崇为武安留后，纵兵大掠。幽希萼于衡山县。

刘言闻希崇立，遣兵趣潭州，声言讨其篡夺之罪。壬午，军于益阳之西。希崇惧，癸未，发兵二千拒之，又遣使如朗州求和，请为邻藩。掌书记桂林李观象说言曰：“希萼旧将佐犹在长沙，此必不欲与公为邻；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，然后图湖南，可兼有也。”言从之。希崇畏言，即断都军判官杨仲敏、掌书记刘光辅、牙内指挥使魏师进、都押牙黄勅等十馀人首，遣前辰阳县令李翊赍送朗州。至则腐败，言与王逵等皆以为非仲敏等首，怒责翊，翊惶恐自杀。

希崇既袭位，亦纵酒荒淫，为政不公，语多矫妄，国人不附。初，马希萼入长沙，彭师曷虽免死，犹杖背黜为民。希崇以为师曷必怨之，使送希萼于衡山，实欲师曷杀之。师曷曰：“欲使我为弑君之人乎！”奉事逾谨。丙戌，至衡山。衡山指挥使廖偃，匡图之子也，与其季父节度巡官匡凝谋曰：“吾家世受马氏恩，今希萼长而被黜，必不免祸，盍相与辅之！”于是帅庄户及乡

人悉为兵，与帅嵩共立希萼为衡山王，以县为行府，断江为栅，编竹为战舰，以师嵩为武清节度使，召募徒众，数日，至万馀人，州县多应之。遣判官刘虚己求援于唐。

徐威等见希崇所为，知必无成，又畏朗州、衡山之逼，恐一朝丧败，俱及祸，欲杀希崇以自解。希崇微觉之，大惧，密遣客将范守牧奉表请兵于唐，唐主命边镐自袁州将兵万人西趣长沙。

冬，十月，辛卯，潞州巡检陈思让败北汉兵于虢亭。

唐边镐引兵入醴陵。癸巳，楚王希崇遣使犒军。壬寅，遣天策府学士拓跋恒奉笺诣镐请降。恒叹曰：“吾久不死，乃为小儿送降状！”癸卯，希崇帅弟侄迎镐，望尘而拜，镐下马称诏劳之。甲辰，希崇等从镐入城，镐舍于浏阳门楼，湖南将吏毕贺，镐皆厚赐之。时湖南饥馑，镐大发马氏仓粟赈之，楚人大悦。

契丹遣彰国节度使萧禹厥将奚、契丹五万会北汉兵入寇。北汉主自将兵二万自阴地关寇晋州，丁未，军于城北，三面置寨，昼夜攻之，游兵至绛州。时王晏已离镇，王彦超未至，巡检使王万敢权知晋州，与龙捷都指挥使史彦超、虎捷指挥使何徽共拒之。史彦超，云州人也。

癸丑，唐武昌节度使刘仁贍帅战舰二百取岳州，抚纳降附，人忘其亡。仁贍，金之子也。

唐百官共贺湖南平，起居郎高远曰：“我乘楚乱，

取之甚易。观诸将之才，但恐守之难耳！”远，幽州人也。司徒致仕李建勋曰：“祸其始此乎！”唐主自即位以来，未尝亲祠郊庙，礼官以为请。唐主曰：“俟天下一家，然后告谢。”及一举取楚，谓诸国指麾可定。魏岑侍宴言：“臣少游元城，乐其风土，俟陛下定中原，乞魏博节度使。”唐主许之，岑趋下拜谢。其主骄臣佞如此。

马希萼望唐人立己为潭帅，而潭人恶希萼，共请边镐为帅，唐主乃以镐为武安节度使。

王峻有故人曰申师厚，尝为兖州牙将，失职饥寒，望峻马拜谒于道。会凉州留后折逋嘉施上表请帅于朝廷，帝以绝域非人所欲，募率府供奉官愿行者，月馀，无人应募，峻荐师厚于帝。丁巳，以师厚为河西节度使。唐边镐趣马希崇帅其族入朝，马氏聚族相泣，欲重赂镐，奏乞留居长沙。镐微晒曰：“国家与公家世为仇敌，殆六十年，然未尝敢有意窥公之国。今公兄弟斗阋，困穷自归，若复二三，恐有不测之忧。”希崇无以应，十一月，辛酉，与宗族及将佐千馀人号恸登舟，送者皆哭，响振川谷。

帝以北汉、契丹之兵犹在晋州，甲子，以王峻为行营都部署，将兵救之。诏诸军皆受峻节度，听以便宜从事，得自选择将吏。乙丑，峻行，帝自至城西饯之。

楚静江节度副使、知桂州马希隐，武穆王殷之少子

也。楚王希广、希萼兄弟争国，南汉主以内侍使吴怀恩为西北招讨使，将兵屯境上，伺间密谋进取。希广遣指挥使彭彦晖将兵屯龙峒以备之。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彦晖为桂州都监、在城外内巡检使、判军府事，希隐恶之，潜遣人告蒙州刺史许可琼。可琼方畏南汉之逼，即弃蒙州，引兵趣桂州，与彦晖战于城中。彦晖败，奔衡山，可琼留屯桂州。吴怀恩据蒙州，进兵侵掠，桂管大扰，希隐、可琼不知所为，但相与饮酒对泣。

南汉主遗希隐书，言：“武穆王奄有全楚，富强安靖五十馀年。正由三十五舅、三十舅兄弟寻戈，自相鱼肉，举先人基业，北面仇讎。今闻唐兵已据长沙，窃计桂林继为所取。当朝世为与国，重以婚姻，睹兹倾危，忍不赴救！已发大军水陆俱进，当令相公舅永拥节旄，常居方面。”希隐得书，与僚佐议降之，支使潘玄珪以为不可。丙寅，吴怀恩引兵奄至城下，希隐、可琼帅其众，夜斩关奔全州，桂州遂溃。怀恩因以兵略定宜、连、梧、严、富、昭、柳、象、龚等州，南汉始尽有岭南之地。

辛未，唐边镐遣先锋指挥使李承骥将兵如衡山，趣马希萼入朝。庚辰，希萼与将佐士卒万馀人自潭州东下。

王峻留陕州旬日，帝以北汉攻晋州急，忧其不守，议自将由泽州路与峻会兵救之，且遣使谕峻。十二月，戊子朔，下诏以三日西征。使者至陕，峻因使者言于帝

曰：“晋州城坚，未易可拔，刘崇兵锋方锐，不可力争。所以驻兵，待其气衰耳，非臣怯也。陛下新即位，不宜轻动。若年驾出汜水，则慕容彦超引兵入汴，大事去矣！”帝闻之，自以手提耳曰：“几败吾事！”庚寅，敕罢亲征。

初，泰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慕容彦超闻徐州平，疑惧愈甚，乃招纳亡命，畜聚薪粮，潜以书结北汉，吏获其书以闻。又遣人诈为商人求援于唐。帝遣通事舍人郑好谦就申慰谕，与之为誓。彦超益不自安，屡遣都押牙郑麟诣阙，伪输诚款，实觊机事。又献天平节度使高行周书，其言皆谤毁朝廷与彦超相结之意。帝笑曰：“此彦超之诈也！”以书示行周，行周上表谢恩。既而彦超反迹益露，丙申，遣阁门使张凝将兵赴郢州巡检以备之。

庚子，王峻至绛州。乙巳，引兵趣晋州。晋州南有蒙坑，最为险要，峻忧北汉兵据之。是日，闻前锋已度蒙坑，喜曰：“吾事济矣！”

慕容彦超奏请入朝，帝知其诈，即许之。既而复称境内多盗，未敢离镇。

北汉主攻晋州，久不克。会大雪，民相聚保山寨，野无所掠，军乏食。契丹思归，闻王峻至蒙坑，烧营夜遁。峻入晋州，诸将请亟追之，峻犹豫未决。明日，乃遣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仇弘超、都排陈使药元福、左厢排除使陈思让、康延沼将骑兵追之，及于霍邑，纵兵奋击，

北汉兵坠崖谷死者甚众。霍邑道隘，延沼畏懦不急追，由是北汉兵得度。药元福曰：“刘崇悉发其众，挟明骑而来，志吞晋、绛。今气衰力惫，狼狈而遁。不乘此翦扑，必为后患。”诸将不欲进，王峻复遣使止之，遂还。契丹比至晋阳，士马什丧三四。萧禹厥耻于无功，钉大酋长一人于市，旬馀而斩之。北汉主始息意于进取。北汉土瘠民贫，内供军国，外奉契丹，赋繁役重，民不聊生，逃入周境者甚众。

唐主以镇南节度使兼中书令宋齐丘为太傅，以马希萼为江南西道观察使、守中书令，镇洪州，仍赐爵楚王。以马希崇为永泰节度使、兼侍中，镇舒州。湖南将吏，位高者拜刺史、将军、卿监，卑者以次拜官。唐主嘉廖偃、彭师鬻之忠，以偃为左殿直军使、莱州刺史，师鬻为殿直都虞候，赐予甚厚。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，永州刺史王贇独后至，唐王毒杀之。

南汉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彻、将军谢贯将兵攻郴州，唐边镐发兵救之。崇彻败唐兵于义章，遂取郴州。边镐请除全、道二州刺史以备南汉。丙辰，唐主以廖偃为道州刺史，以黑云指挥使张峦知全州。

是岁，唐主以安化节度使鄱阳王王延政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更赐爵光山王。

初，蒙城镇将咸师朗将部兵降唐，唐主以其兵为奉节都，从边镐平湖南。唐悉收湖南金帛、珍玩、仓粟乃